

肖江虹

著

吴天明

电影《百鸟朝凤》

原著小说



百鳥

BAI NIAO
百鳥朝鳳
CHAO FENG

朝鳳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百鳥

BAI
NIAO
CHAO
FENG

朝鳳

肖江虹
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鸟朝凤/肖江虹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ISBN 978-7-02-013318-5

I. ①百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2 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4522号

责任编辑 陈 亮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90千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9 插页2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18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318-5

定 价 3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:010-65233595

BAI NIAO

百鸟朝凤

CHAO FENG

肖江虹

男，生于1976年，中国作协会员、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。作品发表于《当代》《人民文学》《钟山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天涯》《山花》等刊物。部分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等选载或入选各类选本。曾获“人民文学奖”、《小说选刊》年度奖、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一等奖、首届贵州专业文艺一等奖、第二届贵州专业文艺特等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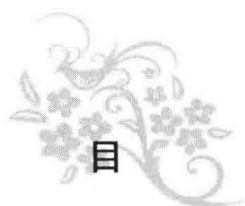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收录了肖江虹的中篇小说代表作。

《百鸟朝凤》描绘了民间艺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守。由中国第四代著名导演吴天明执导，改编为同名电影，甫一上映，即成为当年的“文化事件”。《我们》讲述了一个矿难的故事。《天堂口》通过火葬场工作的范成大展现小人物的善良本质。《喊魂》将城市中的“黑道人物”与乡村风俗结合了起来，极具张力。《犯罪嫌疑人》写三个犯罪嫌疑人长期被歧视，三个人相互猜忌，而后又同病相怜的故事。

孤独是肖江虹小说人物最大的生存困境。其小说背后的冰凉和坚硬，并不仅仅是对苦难的诉说，也不再是弱者道德或人性与命运的对峙，而是与悲剧感或悲剧意识有关的一种更深远、更凝重的心灵撞击。

责任编辑：陈 亮

封面设计：陶 雷



目 录

百鸟朝凤	……	1
我们	……	73
天堂口	……	132
喊魂	……	152
犯罪嫌疑人	……	209

百鸟朝凤

—

过了河,父亲再一次告诫我,说不管师傅问什么,都要顺着他,知道吗?我点点头。父亲蹲下来给我整了整衣衫,我的对襟短衫是母亲两个月前就做好的,为了让我穿上去看起来老成一些,还特地选了藏青色。直到今天离开家时,母亲才把新衣服给我换上。衣服上身,父亲不满意,蹙着眉说还是没盖住那股子嫩臭味儿。看起来藏青色的短衫并没有拉长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日子。毕竟我才十一岁,这个年龄不比衣服,过过水就能缩短或抻长的。

一大早被母亲从床上掀下来的时候,还看见她一脸的怒气,她对我睡懒觉的习惯深恶痛绝。可临了出门,母亲的眼神里却布满了希冀、不舍,还有无奈。父亲则决绝得多,他的理想就是让我做个唢呐匠。我们水庄是没有唢呐匠的,遇上红白喜事,都要从外庄请,从外庄请也不是容易的事情,如果恰好遇上人家有预约,那水庄的红白喜事就冷清了。没有了那股子活泛劲头,主人面子上过不去,客人也会

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所以被请来的唢呐匠在水庄都会得到极好的礼遇,烟酒茶是一刻不能断的,还得开小灶。离开那天,主人会把请来的唢呐匠送出二里多地,临别了还会奉上一点乐师钱,数量不多,但那是主人的心意。推辞一番是难免的,但最后还是要收下的。大家都明白这是规矩,给钱是规矩,收钱是规矩,连推辞都是规矩的一部分。

听母亲说,父亲想让我做一名唢呐匠其实并不完全为了钱。母亲说父亲年轻时也想做一名唢呐匠,可拜了好多个师傅,人家就不收,把方圆百里的唢呐匠师傅都拜遍了,父亲还是没有吹上一天的唢呐,人家师父说了,父亲这人鬼精鬼精的,不是吹唢呐的料。许多年过去了,本以为时间已经让父亲的理想早就像深秋的落叶腐化成泥了,可事实并不是这样。自我懂事起,我就发现父亲看我的眼神变得怪怪的,像蹲在狗肉汤锅边的饿殍子,摩拳擦掌,跃跃欲试。有一次,我的老师在水庄的木桥上遇见了父亲和我,他情绪激动地给父亲反映,说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,数学考试从来没有超过三十分。我当时就羞愧地低下了头,想接下来理所当然地有一场暴风骤雨。老师说完了,父亲点点头,很大度地挥挥手说三十分已经不错了。然后牵起我走了。走到桥下,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可怜的一头雾水的教书匠,嘿嘿干笑了两声。教书先生哪里知道,水庄的游本盛对他儿子有更高远的打算。

我确实不喜欢念书,我们水庄大部分娃子和我一样不喜欢念书,刚开始还行,渐渐地就冷了。主要是听不懂,比如我们的数学老师,自己都没有一个准,今天给我们一个答案,明天一早站在教室里又小

声地宣布,说同学们昨天我回去在火塘边想了一宿,觉得昨天那个题目的答案有鬼,不正确,所以吓得一夜都没睡安稳,今天特地给大家纠正。我们就笑一回,后来又听说数学老师其实也只是个小学毕业的,更有甚者说他根本连小学都没有读毕业。我们就无可奈何地生出一些鄙夷来。鄙夷的方式就是不上课,漫山遍野地去疯。

我不喜欢念书,可我也不喜欢做唢呐匠,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不喜欢做唢呐匠,可能是从小到大总听见父亲在耳边灌输唢呐匠的种种好,听得多了,也腻了,就厌恶了。而且我断定,我的父亲之所以希望我成为一个吹唢呐的,目的就是图那几个乐师钱。

二

翻过大阴山,就能看见土庄了。那就是我未曾谋面的师傅的家。我们这一带有五个庄子,分别叫金庄、木庄、火庄、土庄,再加上我们水庄,构成了一个大镇。按理这个镇子该叫五行镇才对的,可它却叫无双镇。未来师傅的宅子在一片茂盛的竹林中,翠绿掩映下的一栋土墙房。我曾经从爷爷的旧箱子里翻出一本绣像《三国演义》,里面有一幅画,叫三顾茅庐的,眼前的这个场景就和那幅画差不多。通往土墙房的路一溜的坦途,可父亲却发出吭哧吭哧的喘气声,他额头上还有针尖大小的汗珠儿,两个拳头紧紧握着。我看了他一眼,父亲有些不好意思起来,他想我定是把他的紧张看破了,于是他就露出一个自嘲的讪笑。

面子有些挂不住的父亲就转移话题。福地啊!父亲说,你看,左

青龙，右白虎，后朱雀，前玄武，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家。我想笑，可没敢笑出来，父亲是不识风水的，连引述有关风水的俗语都弄错了。这几句我也是听水庄的风水先生说过，不过人家说的是前朱雀，后玄武。我想父亲真的是太紧张了，他怕自己小时候的悲剧在下一代的身上重演。我顿时有了一些报复的快感，想师傅要是看不上我就好了，最好是出门了，还是远门，一年半年的都回不来。

看见我左摇右晃的二流子步伐，父亲在身后焦急地吼，天杀的，你有点正形好不好！师傅看见了那还了得。

父亲的运气比想象得要好，土庄名声最显赫的唢呐匠今天正好在家。

我未来师傅的面皮很黑，又穿了一件黑袍子，这样就成了一截成色上好的木炭。他从屋子里踱出来的时候燃了一袋旱烟，烟火吱吱地乱炸。我很紧张，怕那点星火把他自己给点燃了。他大约是看出了我的焦虑，就抬起一条腿，架到另一条腿的膝盖上，把鞋底对着天空，将那半锅子剩烟杵灭了。做这样一个难度很大的动作只是为了杵灭一锅烟火，看来我未来的师傅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。

焦师傅，我叫游本盛，这是我儿子游天鸣，打鸣的鸣，不是明白的明。父亲弓着腰，踩着碎步向屋檐下的黑脸汉子跑过去，跑的过程中又慌不迭地伸手到口袋里摸香烟，眼睛还一直对着一张黑脸行注目礼。可怜的父亲在六七步路的距离里想干的事情太多了，他又缺乏应有的镇定，这样先是左脚和右脚打了架，接着身体就笔直地向前扑倒，跌了一嘴的泥，香烟也脱手飞了出去，不偏不倚地降落在院子边的一个水坑里。我的心一紧，赶忙过去把父亲扶起来，父亲甩开我扶

他的手，说扶我干什么？快去给师傅磕头啊！我没有听父亲的，毕竟我认识父亲的时间比认识师傅的时间要长，于情于理都该照看刚从地上爬起来的水庄汉子。主意打定，我仍然不屈不挠地挽着父亲的手臂，我抬起头，父亲的额头上有新鲜的创口，殷红的血珠正争先恐后地渗出来，我一阵心酸，眼泪就下来了。

师傅摆摆手，说磕头？磕什么头？他为什么要给我磕头？这个头不是谁都能磕的。

父亲哑然，很难堪地从水坑里捡起香烟，抽出一支来，香烟身体暴涨，还湿嗒嗒地落着泪。

这？父亲伸出捏着香烟的手为难地说。

屋檐下的扬了扬手里的烟锅子说，我抽这个。

我、父亲，还有我未来的黑脸师傅，三个人就僵立着，谁都不说话，主要是不知道说什么。还是屋檐下的木炭坦然，不管怎么说这始终是他的地盘，所以他的面目始终都处于一种松弛的状态，他看了看天空，我也看了看天空，他肯定觉得今天是个好天气，我也觉得今天是个好天气。太阳像个刚煎好的鸡蛋，有些耀眼，我未来的师傅就用手做了一个凉棚，看了一会儿太阳，又缓慢地填了一锅烟，把烟点燃后，他终于开口了。

哪个庄子的？他问话的时候既不看我，也不看父亲，但父亲对他的傲慢却欣喜如狂。父亲往前走了两步，说水庄的，是游叔华介绍过来的。父亲把游叔华三个字作了相当夸张的重音处理。游叔华是我的堂伯，同时也是我们水庄的村长。

我听见唢呐匠的鼻子里有一声细微的响动，像鼻腔里爬出来一

条毛毛虫。他继续低头吸烟，仿佛没有听见父亲的话。看见游村长的名号没有收到想象中的震撼力，父亲就沮丧了。

多大了？唢呐匠又问。

我的嘴唇动了动，刚想开口，父亲的声音就响箭般地激射过来：十三岁。比我准备说的多出了两岁。怕唢呐匠不相信，父亲还作了补充：这个月十一就十三岁满满的了。

唢呐匠的规矩你是知道的，十三是个坎。唢呐匠说。

知道知道。父亲答。

这娃看起来不像十三的啊。唢呐匠的眼睛很厉害。

这狗东西是个娃娃脸，自十岁过来就这样儿，不见熟。

嗯！唢呐匠点了点头。看见唢呐匠表了态，父亲的眉毛骤然上扬，他跑到屋檐下颤颤抖抖地问：您老答应了？

哼！还早着呢！

我原本以为做个唢呐匠是件很容易的事情，拜个师，学两段调儿，就算成了，可照眼下的情形来看，道道还真不少呢。

院子里摆了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了一个盛满水的水瓢，水瓢是个一分为二的大号葫芦。唢呐匠递给我一根一尺来长的芦苇秆，我云里雾里地接过芦苇秆，不知道唢呐匠到底什么用意。

用芦苇秆一口气把水瓢里的水吸干，不准换气。我未来的师傅态度严肃地对我说。

我看了看父亲，父亲对着我一个劲儿地点头，牙咬得紧紧的，他的鼓励显得格外的艰苦卓绝。

我把芦苇秆伸进水里，又看了看他们两个人，唢呐匠的眼神和父

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自然而平静，像我面前的这瓢水。

我提了提气，低头把芦苇秆含住，然后一闭眼，腮帮子一紧，一股清凉顿时排山倒海地涌向喉咙。我睁开眼，看见瓢里的水正急速地消退，开始我还信心满满的，等水消退到一半的时候，气就有些喘不过了，水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，不光气上不来，连脑袋也开始发晕了，胸口也闷得难受，我像就要死了。

快，快，快，不多了。是父亲的声音，像从天外传来的。

终于，我一屁股坐倒在地，仰着头大口地喘气。我又看见太阳了，是个煎糊的鸡蛋。

等太阳重新变成黄色，我听见父亲在央求唢呐匠。

您老就收下他吧！父亲带着哭腔说。

他气不足，不是做唢呐匠的料子。

他气很足的，真的，平时吼他两个妹妹的声音全水庄都能听见。

唢呐匠笑笑，不说话了。

这时候我看见父亲过来了，他含着眼泪，咬牙切齿地抄起桌上的水瓢，劈头盖脸地向我猛砸下来。

你个狗日的，连瓢水都吸不干，你还有啥能耐？水瓢正砸在我脑门上，我听见了骨头炸裂的声音。我高喊一声，仰面倒下，太阳不见了，只有一些纷乱的蛋黄，还打着旋地四处流淌。

怎么样？他叫的声音够大吧？气足吧？父亲的声音怪怪的，阴森潮湿。

我努力睁开眼，又看见了父亲高高扬起的水瓢。

叫啊！大声叫啊！父亲喊。

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要这样。我做不成唢呐匠怎么会令他如此气急败坏。

正当我万分惊惧的时候,我看见了一只手。

那只手牢牢攥住了父亲的手腕。

三

好多年后师傅对我说,你知道当初我为什么收你为徒吗?我说你老人家心善,怕我父亲把我给活活打死了。师傅摇头,说你错了,我收你为徒是因为你的眼泪。我说什么眼泪?师傅说你父亲跌倒后你扶起他时掉的那滴眼泪。

父亲走了,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顿时有一种无助的感觉,以往天天看见他,没觉得他有多重要,被他揍了还会在心里偷偷骂“狗日的游本盛”。现在才发现父亲原来是极重要的。他就像一棵树,可以挡风遮雨,等有一天自己离开了这棵大树,才发现雨淋在身上是冰湿的,太阳晒在脸上是烤人的。

从此以后,我就是一个人了。看着父亲渐渐变淡变小的背影,我忍不住哭了一场,师傅站在我旁边,伸出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,轻轻拍了拍,我心里一热,哭得更厉害了。

晚上吃饭,师傅给我介绍了师娘。师娘很瘦,也黑,走起路来左摇右晃的,像根煮熟的荞麦面条。师娘话多,饭桌上问了我好多事情,都是关于水庄的,还说她有个亲戚就住在我们水庄。和师娘比起来,师傅的话则少了许多,一顿饭时间就说了两句话,我端碗的时候

他说：吃饭。我放碗的时候他又说：吃饱。

吃完饭，我主动把碗刷了。在刷碗的过程中我偷偷探头看了看坐在堂屋里的师傅和师娘，当时师娘对着我站的位置指指点点，还不住地点头，脸上也有些不易觉察的笑容。师傅却不为所动，他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，喷出来的烟雾也浓，让我想起在水庄和父亲烧山灰的日子。我明白师娘的笑容和我刷碗的行动有关。而我刷碗的行动又和临出门那晚母亲油灯下的唠叨有关。母亲说：出门在外不比在家，要勤快，眼要尖，要把你那根全是懒肉的尾巴夹好。

刷完碗师娘对我说，她的三个儿子都成家分出去了，家里就他们俩老，所以你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想明天就要吹上唢呐了，有一些兴奋，又有一些惶恐，总觉得我的人生不该就这样拐弯的，我还没有玩够，我还是个娃儿，娃儿就该玩的。想起我的伙伴马儿他们，此刻他们肯定正在水庄的木桥边抓萤火虫，把抓来的萤火虫放进透明的瓶子里，走夜路时可以当马灯用。

一早，我还在梦里捉萤火虫，就听见了两声剧烈的咳嗽声。咳嗽声是师傅发出来的，我一惊，知道这是起床的信号。师傅毕竟不是亲爹，没有像父亲一样冲进来掀开被窝照着屁股就一顿猛扇。我想他一定还当我是客人，所以方式也就间接一些。穿上衣服走出门，我先喊了一声站在屋檐下的师娘，正在淘蚕豆的师娘对我点了点头。打完一个呵欠我才发现太阳还在山那头浴血挣扎，我心里头就上来了些怨气，想这太阳都还没有出来呢，就得爬起来。在家虽然被父亲扇屁股，但那时太阳都老高了啊。看见我嘴脸不好看，师娘说你师傅

到河湾去了，你也去吧！

顺着师娘指的方向，我看见了土庄的河湾。土庄虽然叫土庄，可河湾却比水庄的还要大，河岸四周有烟柳，烟柳我们水庄也有，远远地看去像团滚圆的烟。烟柳四四方方的抱着一团翠绿的河湾，几只纯白的水鹤在河湾上悠闲地飞来绕去。师傅站在河滩上，静静地看着水面，他的身影很孤寂，也渺小。

师傅从河岸边齐根折来一根芦苇，去掉顶端的芦苇须，把足有三尺长的芦苇秆递给我，说过去把河里的水吸上来，记住，芦苇秆只能将将伸到水面。开始我以为这是件极简单的事情，一吸我才知道没有那么简单。我脸也红了，腿也软了，小肚子都抽筋了，还是没能吸上一滴水。我回头看了看师傅，师傅脸色灰暗，说等你把水吸上来了就可以回家了。

天黑尽了我才回到师傅家，师傅和师娘守着一盏如豆的油灯。看我进屋来，师娘端给我一碗饭，饭还没到我手里，师傅说话了。

水吸上来了？

我摇摇头。

那你回来搓球啊？师傅猛地立起来，把手里的旱烟杆往地上狠狠地一掼。他的脸本来就乌黑，此刻就更黑了。

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个黑脸男人是认真的。

我的晚饭被师傅扒掉了半碗，虽然师娘一直给我说情，说天鸣他爹可是交足了生活费用的，再说娃儿在吃长饭呢！

娃？老子哪个徒弟不是娃过来的？老子当初拜师的时候，三天没有饭吃呢！

夜晚我躺在床上痛快地哭了一回，哭完了就想父亲的绝情，想完父亲的绝情又想母亲的好。想着想着就睡着了，睡着好像没多久又听见了咳嗽声。我爬起来凑到窗户边，发现山那边连太阳浴血的迹象都还没有。

此后十多天，我天天攥着根芦苇秆在河滩上吸水。有往来的土庄人隔得远远地就喊，焦三爷又收新徒弟了。还有的喊，这个娃子能成焦三爷的弟子，看来是有些能耐的。我听见他们的喊声里有酸溜溜的味道，肯定是自己的娃没能让师傅看上。这样我有了一些信心，就把吸水这个世间最枯燥的活儿有模有样地干起来。

大约是一个黄昏，我记得那天河滩上的水鹤特别多，沿着水面低低地滑翔，在一片耀眼的绿中拉出一尾又一尾炫目的雪白。我像之前千百次的吸水一样，一沉腰，一顿足，一提气，竟然牢牢地咬住了一股冰凉。我把嘴里的水来回渡了渡，又把它轻轻地吐到掌心里，不错的，我把水吸上来了。看着掌心的一窝清澈，我恍若隔世，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心窝子里上下翻滚，喉咙慢慢就变得硬硬的了。我撒腿疯了似的向师傅的土墙小屋跑去，跑到院子里，师傅正坐在屋檐下编苇席。

吸上来了。我一字一顿地说。

本来以为师傅会笑一个，然后点点头，说这下你可以吹上唢呐了。但不是这样的。师傅听我说完，从脚边堆积的芦苇里挑出一根最长的，掐头去尾递给我。我把芦苇秆立起来，比我还要高，我疑惑地看着师傅，师傅依然认真地低头编着苇席，半晌才抬起头对我说，去啊！继续吸。